

## 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七

## 红藕香残玉簫秋

谷羽

李清照的《一剪梅》，很多古诗词爱好者或许都能背诵：“红藕香残玉簫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

这首词在俄罗斯先后有五个译本。第一个译本刊载于郭沫若和费德林主编的《中国诗集》第三卷88至89页，译者是德米特里·戈鲁布科夫(1930—1972)。这位译者把原作12行译成了36行，其中，头一句还出现了理解错误。第二个译本出现在1970年，译者是米哈伊尔·巴斯曼诺夫(1918—2006)，他把原作12行加倍译成了24行。

尤里·克留奇尼科夫是《一剪梅》这首词的第三位译者，他把原作12行译成了16行，仿佛是参照不同译本的一种改写。下面是原作前六行的译文：

凋谢的花带来忧愁，/让人想到年龄增长。/独自在一条旧船过夜，/面对凝视的月光。/孤雁从头顶飞过，/它的叫声惊心动魄。/从南方到北国，不知/它把信息带往何方？

第四位译者是阿列克谢耶娃·阿廖娜，她翻译了李清照的54首词，受到读者和汉学家的好评。请看她翻译的《一剪梅》：

美丽荷花的清香/在寂静中悄然流淌。/阵风吹拂我的衣裳，/我在轻舟上顺流飘荡。/谁为我带来你的书信？/云层舒卷飘浮，/何时大雁飞来身边？/西楼上空升起了月亮。//

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。/离别的我们相互思念，/这样的苦闷难以解脱。/无法表达心中的向往，/我们陷入了无尽的迷茫，/眉宇间的忧伤刚刚消失，/转瞬之间又出现在心房。//

第五个译本出自翻译家谢尔盖·托罗普采夫(1940—2025)的译笔。他翻译出版了李清照诗词选《我是飞鸟》，其中有词59首、诗6首，共计65首。他的译作如下：

荷香消失，床席变凉，/已经该换夏季的衣裳。/我又是独守空床。/锦绣书信未得到回复。/雁阵早已把我遗忘，/只有月光洒落我的绣房。//

花瓣凋零，溪水流淌，/你我却天隔一方。/因此注定了忧伤。/这样的痛苦无力消除。/刚从紧蹙的眉头消失，/忽而又心生惆怅。//

托罗普采夫做到了等行翻译，原作12行，译作也12行，语言洗炼，音韵和谐，几近完美。

70多年间，一首词五次翻译，从中可以发现汉语诗词的俄译不断进取、逐渐变化的轨迹，总的倾向是：从朦胧趋向清晰，从松散趋向凝练，从繁复趋向简洁，从随意趋向精确。

## 远方的苦难

高自发

难闻的气味……我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整洁和安宁，就这样被身边的苦难打破了。因此，身边的苦难，不但没有获得同情，反而引发了我们本能的反感和排斥。

如此看来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同情苦难是有安全区的。那些生活困难者以及他们经历的苦难，如果没有威胁到我们，或者没有让我们感到不适，我们就会与之共情、为之感动；反之，苦难只是别人的，与我们无干。同时，我们对远方的苦难表达同情的成本也极低——一次点赞、两句留言、几滴眼泪，就能完成一次道德上的升华。然而，向身边的苦难者伸出援手，却意味着要走出安全区，要付出时间、精力和金钱等成本，甚至有可能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。当清晰地意识到道德也有性价比后，我们往往选择对身边的苦难视而不见，而用关注远方的苦难来平衡内心的道德感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曾写过一篇小说《穷人》。桑娜一家有五个孩子，靠丈夫一人打鱼供养，生活极度贫困。当丈夫听桑娜说他们的邻居西蒙死了，留下两个孤儿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让桑

娜去把孩子抱过来，而桑娜则回身拉开帐子说：“你瞧，他们在这里啦！”那一刻，源自桑娜夫妇内心深处的悲悯本能，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伟大光辉。

面对身边的苦难，同样身处苦难境地的桑娜夫妇，没有一丝犹豫，选择帮助比自己更弱小的孤儿。这不禁让人感慨，为什么最深的悲悯往往发生在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们身上？或许因为自己也淋过雨，真切地体会过淋漓之苦，才渴盼一把遮雨的伞或一堆温暖的火。受过风雨之苦的人，在雨中为他人撑开的那把伞，实则也撑给了曾经的自己。而那些从未有过淋漓之苦的人，他们想不到为别人打伞，或许还幻想着雨中漫步的浪漫。

远离苦难、生活安逸的人们，或许应该扪心自问：我们能像对待远方故事中的人物一样，给眼前真实的生命以同等的尊重与关怀吗？我们可以做到不因距离远近而改变温度，不因代价多少而减少真诚，对万事万物都充溢悲悯情怀吗？我知道，要做到这些很难，惟其艰难，才映衬出那些同样处于困境却毫不犹豫地伸手援助的人的伟大。

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，无论是面对远方的苦难，还是近处的悲伤，我们都不该置身事外。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和我们有关，只不过这个“有关”，很多时候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，仅仅如亚马逊的蝴蝶那样扇了一下翅膀而已。

元旦清晨，透过阳台玻璃，一眼便望见楼前洋房屋瓦一袭素白衣襟，似一张张静静的白画板。下雪了！这雪来得毫无声响，便悄悄完成了新年的换装。

探头望去，地面仍是深色的，只有高处攒着薄薄的雪意。楼下树冠顶着一块块手帕大小的白，在风里轻轻摇着，仿佛要抖落这突如其来的冠冕；矮木丛却已干干净净，仿佛从未沾染过什么。

南京多久没有这样一场认真的雪了？两年，还是三年？雪是稀客，得出去迎一迎，它大概不会久留。

某市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有一棵四百多岁的老榆树，它曾长期默默无闻。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一位青年开车路过那里，顺手拍了一段视频发在网上，结果那段视频火了，这棵老榆树也成了网红树，引得不少人慕名来访。但是，后来那些来访者所拍摄的视频，却没有火起来。

也是在前几年，有人为这棵老榆树写了文章，发表在报纸上，把这棵老榆树的前世今生写得非常清楚。一年后，又有人写了这棵老榆树，这次是以情取胜，写出了人们对这棵树的喜爱和敬仰。前些天，有文友又写了它，还通过微信把文章发给我，让我提点意见。我说：“关于这棵老榆树的文章我已看过两篇，那两篇基本上把所有的角度都封死了，而你所写的，只是在重复他们，并没有新意。”虽然他回复了个

## 2026年的第一场雪

陈卫华

米粒似的雪疏疏地落，不急不缓，沾在行人的肩上，没人撑伞，也没人急着掸去。背阴处积了薄薄一层，小男孩蹲在那里，雪铲起落间，冬天便有了具体的形状。

这场雪下得真是文静——午睡醒来，瓦面上的白衣裳已悄然褪去，正应了那句“快雪过后晴空碧，鸟儿高飞向天阙”。

小雪逢岁首，冬有清欢，岁有小安。新年第一场雪，来得轻巧，去得也干净。来，是为了赴这季节的邀约；去，是为了不扰人间烟火。

“嗯”字，但不难看出，那个字里饱含着不甘和遗憾。没办法，步人后尘就会品尝被冷落的苦果。

想起一句古语：事不过三，意思是同样的事情不宜做三次。不过，在古文语境中，“三”常作虚数使用，并非仅指数量上的“三”，而是象征多次。需注意的是，“事不过三”中的“事”，所指并非单纯的工作或日常事务，而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事物，比如艺术创作、发明创造等带有创新色彩的活动。这类事物中，第一次尝试永远最具开创意义；后来者若不能从本质上实现超越，便难以被视为真正的成功。

此外，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错误行为。同样的错误，初次犯下时或可原谅，但若重复至第三次，则绝不可原谅。因为此时已不再是意外或失误，而是暴露了行事者的品质或素质问题。

## 事不过三

鞠志杰

## 落叶串串

刘琪瑞

初冬，树上的叶子经不住风霜的侵袭，纷纷飘落，落了一层又一层。环卫工人曾大姐，每天都要清扫几遍，非常辛苦。

这些落叶五彩缤纷，银杏叶的金黄，枫叶、鸡爪槭的丹红，法桐叶的赭红，落在道路两旁，落在碧绿的草坪上，甚至落在人们的身上，忒美。

每当看见有人捡落叶，曾大姐便停下扫帚，由着人家捡完再清扫。对落叶之美，她也心有戚戚焉，不忍心把它们全当作垃圾处理掉。

她边清扫边捡拾了许多好看的落叶带回家。空闲的时候，曾大姐把一枚枚小扇形的银杏叶，用丝线串起来，像黄灿灿的风铃，风儿一吹，仿佛能听到铃铛的音韵。把枫叶、鸡爪槭配上银杏叶、枸骨、石楠叶，串成一幅幅小画儿。

她把这些落叶串串，先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挂起来，阳台上立马亮了起来。邻居们在楼下看见了，纷纷仰起孩子般的笑脸。

后来，曾大姐又把她精心创制的落叶串串挂在公园小亭子里，挂在文化长廊里。人们纷纷打听，谁这么有心呀，普普通通的落叶竟成了美风景，看上一眼，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！

其实，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，美对谁都一视同仁，我们需要的是停下来，让美生长出来。